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四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四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雍熈三年請班師　趙普

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属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况

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懐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蕞爾幽薊誠非我敵盖以本性强悍復處窮荒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恣其處逐水草實以羈縻容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不遠雖悔

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徃殲兇醜百餘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兹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鼷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況得少之中旣難為益失多之外復有他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茍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敵則弓勁

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誤指縱臣方冐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衆葢以暮景殘光所餘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翫冦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聽唯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惠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不警外户不扃率土歸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率来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為萬全臣又思之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

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意爲身謀豈思大計但欺君而
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則貽憂于
國茍至于此爲之柰何昨來緣取幽州未審誰畫其策
虛實之效悉已彰明望推其人寘之刑典庶貽聖德以
厭羣情俾姦僞之心于茲知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臣
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垂
終尚聞尸諫微臣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
安身之計其如位高祿厚才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

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于方寸惟期至聖曲照愚衷

論彗星　趙普

臣伏覩御批劄子云所為妖星譴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暮莫敢遑寧臣等伏捧真蹤同承聖旨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位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弼忝列三台之首慙無一日之長自知政術踈遺寧免妖星譴見被苦者無由

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知奈皇情而莫惻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待罪今則人心頗欝上象自差起狂夫悖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唯有今年倍須保護伏審陛下初知妖異親諭德音便欲遍興恩澤優加賞賜既發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祥令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灾之望才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内妄陳邪佞之言深惑聖明之聽惟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謟諛未明真偽

乞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内所有前件奏未委
按何經典臣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陛下親賜
看詳便知可否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瀆皆在
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尚書湯誥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豈可昇丹封疆下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豈會陰陽惟
將正理叅詳以前書證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錄到
故事五件謹分析如後一按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歲
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妖星石氏云欃

槍為天棓音棒又曰彗星所為掃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彗狀如箕亦為孛孛然如粉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為兵為患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閉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遍天下干戈並出四夷來侵餘灾不盡下為水旱饑疾凶惡之事不可具載又云凡關天象變異下方必有灾殃如人臟腑有疾亦先形于面色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

一拨左傳云齊有彗星只出齊之分凡諸國不見齊侯使禳之禳以術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謟謟疑也不二其命若之何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無益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共也聿述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焉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追監夏商之主皆以亂故若德回政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

公說乃止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簒奪之禍國有熒惑星不可禳也

唯有聖德可以禳也

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黄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白

一按蜀記魏明帝問黄權曰天下三分鼎立何地為政對曰當驗天文即可知也往昔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無事此其驗也時魏文帝居中國蜀先主居西川

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梁武帝跣足下殿走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崩武帝歎曰索虜亦應天道時後魏孝明帝居中國梁武帝居江南

一按唐書云高宗總章元年

四月有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令內外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為萬國之主豈得推過于小蕃哉二十日而星滅其許敬宗者本謟佞人也乃是希高宗旨贊成廢王皇后立武昭儀并殺長孫無忌者不正由道因此作宰相身死之後定謚為謬右具如前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聰冀將師古之文聊證順情之說伏況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

雖然彗星呈妖自有皇天輔德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陛下親行變灾為福之祥乃為陛下已有如此則商高宗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資財須行大賚伏望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之恩更保延長之祚蓋緣凡關世事否泰相遞倚伏盈虛豈能常定聖朝開國三十年國富兵强近古無比諸方僭僞並受驅除無一國不亡無一人敢敵可謂鞭撻宇宙震慴華夷若非聖德神功終恐兆民未泰戰爭勞役寧有了期

雖哲后修仁本意固無于虧闕而羣生造業隨緣有近于感招儻時運以相逢于聖賢而不免堯水湯旱乃是明徵臣又竊聞陛下自覩星文深勞帝念轉積動天之德思覃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傳聞于往昔殷憂啓聖實見于當今可謂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誠懇思達冕旒仍須面具數呈不敢形于翰墨伏恨言詞蹇澁氣力衰羸步履猶難未任拜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如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詞難措以兹情抱實有感傷乞于

閒暇之時伏望畧賜宣喚責將微細皆具奏聞兼緣臣久負過愆因此合專陳首伏以臣謬將鄙拙虛受恩榮旣不能致主安民又不能除奸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如彗之妖方抱恥于朝廷實難安于祿位伏況前代每逢災變必先册免三公今遇盛時乞行嚴憲明加黜責用激忠良臣無任負愧懷悚戰懼兢惶待罪之至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善

上答君恩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事可言然尸禄曠官憂懃益切盡忠補過夙夜寧忘今輙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乞陛下寛鈇鉞之誅容微臣盡芻蕘之見所謂冒萬死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陛下登位已来未嘗罪一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慈寛裕睿鑒昭彰雖前王好諫之心未如陛下而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不惟負陛下超擢之恩抑亦虧臣子公忠之道何以安一膳之飽何以安一

褻之温胡顏立侍從之班無藝帶清華之職碌碌隨衆遑遑惜身不如馬之代勞不及犬之吠盜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激切之詞不敢自隱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又望陛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爲陛下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睿畧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其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

失其時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不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陛下一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迴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内亦俟

霈恩豈謂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勲之禮經今二
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敵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復封
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强朝廷物力之盛滅敵人甚易取
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遠人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
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處之以要
荒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懐或背離盟亦
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下以幽州未取敵賊未平一旦
又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必

成功動無遺策然臣請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勳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悅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鈍兵

挫鋭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
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
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茍不來
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灾癘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
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
且弗違況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
來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
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合往朝之昔太

宗征遼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陛下取交州何速況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為可圖鈍兵挫鋭為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乞陛下惜輕費之用望

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
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
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
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
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
者之言今来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
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
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

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令尚闕員又有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迴未嘗見陛下名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名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

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祕書省職官而無祕書省
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百官仍
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申舉此則陛下思復古道大振
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
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
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
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
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祗應顧問中

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内萬里四方所湊輦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宫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為陛下宴遊之所足

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署低隘
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廨
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内前廊下加禮部無貢院試處
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
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
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
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鎖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
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

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鏁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
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縶一
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
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
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
惻隱於是免人徒刑況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
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
要機乞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陛下採而用之

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論邊事　　　　　　　田　錫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用捨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邊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乘秋致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

飭將帥審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前歲俶擾邊陲親迂革輅今兹張皇聲勢頗動人心若玁狁來侵六龍風駕敵騎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戎機先落其術内所以五月兵不得分屯農時人不得務斂勞頓斁耗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慎始戎族未亂未煩强圖敵勢未衰何勞力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衆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

省而功倍自古貪利荐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當鑒前軌以恢永圖昔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主云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悅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畔渙始由邊吏增賦衆怨為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通其貨之有無洽其人之寃枉塞垣遂安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輙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

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衆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邊徼之民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

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仍協知幾之神臣又謂取捨

不可以有惑故曰益貴之孤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慮思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妖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慮决其取捨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爲國大計不得不然

諫北征　　張齊賢

方今海内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

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爲我有者蓋有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敵國之智力可

料而知也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敵人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鋭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

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冠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内以養外人民本也要荒末也中夏内也邉徼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旣安利則敵人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效相習已久至于

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謹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僞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税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事委長史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恵此以德懐遠以恵利民則幽燕據地之君沙漠樂戰之衆擒之與屈膝在術内爾

宋文鑑卷四十一

宋文鑑卷四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請除非法之刑　　錢　易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葢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

於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於羽山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流共工於幽州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戮驩兜斬共工於其處然此四者皆殺戮滅絶之典也葢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慎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甚於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踰法法有所據不本

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
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獨理天
下獨理不及則幾於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
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棄三代之法恣一時之
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為秦民者皆究之殘害父母之體
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誅戮漢祖既入關蕭何
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為三章文帝有德詔除
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劓㓨黥

刖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令受是刑
後代尚以虐而絶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
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式罔
敢增變竊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異不可測不知建於
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証之亦累代法吏不敢
言而行之至於今日或行刼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
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
解臠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懸背略筋及諸雜受刑者

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獨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閴闠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剥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為變數歲前蜀部兩回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為詘法今荅以已死復加臠割斷截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至於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臠截割斷然後就刑然亦非欲黷於刑所貴誡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中寄

居壽春縣見廵檢使生釘一賊於集衆之際有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誡乎若無秦刑不可誡則秦之天下無一黔首為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三代以來躋民仁壽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免而無恥矣臣愚見以為一人愛民民誡則懼雖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百姓如赤子懲偽悉蕩祥瑞疊見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皆復之臣恐近世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

則近代相承蓋為常行矣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之五臟繫於背有罪者仍不令鞭背着慮傷其命故於今稱善理天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施於毒刑湯煎鋸解靡所不至廣民冤之立於刀闕今之史傳貶以尚刑太祖神宗皇帝平之而絶其法廣之於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令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況剖心劖脛獨夫

受行之已爲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恥之陛下必亦恥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應詔言事　王禹偁

伏觀陛下即位赦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又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内文武臣僚並許直言極諫

此實陛下誕彰聖德廣達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休軍民莫大之幸也臣才雖無聞諫則有素先皇帝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禦戎十事蒙先朝采納擢陞綸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冤貶官商山咎實因此尋沐徵用再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宜寢而不報俄忝內庭兼駁正亦嘗改更宣命封還敕書雖無報於朝廷益粗伸於職業伏遇陛下欽奉顧命惟懷永

圖嗣位之初敕書既如彼聽政之後詔命又如此臣苟有所見隱而不言是上負先帝用人之心下辜明主求諫之意也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伏以聖朝享國四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今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奏陛下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放流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

曰堯不及於舜也舜不孝於堯也伏惟陛下過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謹縁軍國大政奏事五條倘稍動於聖心庶大開於言路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犯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陛下即位之始尚順人心宜敕疆吏致書北人使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

乞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答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畧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巳而為人也或曰富國強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二曰減冗兵并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巳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覩當時

東未得浙江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邊國用亦足兵威亦强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鋭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鋭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鋭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資之以天下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為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

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於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為空言
臣所以不取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
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
是也司户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貴是也近及一年朝
廷别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
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
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暐副使閻彥進判官李延
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曹官之

外吏葢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宂兵耗於上宂吏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巳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為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臣故曰減宂兵并宂吏使山澤之利稍流於下者也其三曰

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行修於家學推於衆然後薦用登之於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三代涉兩漢雖有沿革未嘗遠去此道者也隋唐已來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為侔然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嵗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自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

備於一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耳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汎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選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以下為之指授官令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為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起

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真同棄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恥格之心漸多闒茸之吏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選有司依格勑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於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葢用井田之法農即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以來以强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為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

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為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於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當年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古

聖人必排佛以救人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有一萬疋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髡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陛下深鑒前王精

求理本亟宜沙汰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修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亦救獘之一端也又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道具在方册是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

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堯之為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功德耶臣曰有知人善任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遼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惟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垍傳憲宗嘗命垍銓品庶官垍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數十諸司長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垍為知言伏望陛

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韈者皆賢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登殿比者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遣差亦得陞殿咸慁亂天聽褻

黷至尊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尼縱欲減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伏惟陛下承二聖之貽謀鑒千古之治道明比日月幾先鬼神聖智所周不遺一民英斷

所及出於百王而又三事大臣受遺輔政豈容郎吏輙議國經葢以臣素被寵光常思報効有所貯蓄不敢緘藏臣又念詔書云言之而不用罪在朕躬求之而不言咎將誰執臣不勝大願所以輙進狂瞽上干冕旒伏惟陛下踐詔書之言則天下幸甚也謹齋戒拜疏實封附遞以聞惟陛下寛其罪而念其誠以來諫諍之路則臣死無恨矣

論宰執不許接客　謝泌

伏覩聞詔宰執樞密使不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説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内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幾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强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

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温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棊捷書至而容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況他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官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展四體以報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䝉

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李宗諤

臣按通典叙秩官以三師三公門下中書兩省為先而會要亦以兩省為首惟六典準周禮六官以尚書省官居上而兩省亦在御史臺之前此不相統攝一也唐開成三年御史臺奏宣今後遇延英開擬中謝官委臺司前一日依官班具名銜奏其兩省官即令本司前一日奏是兩省得以專達此不相統攝二也朝會圖門下省

典儀設版位御史中丞班在丹墀上兩省官後立此不相統攝三也故事文武百官内殿起居失儀左右巡使奏文武班内有官失儀請付外勘當如兩省官失儀即奏云供奏班内有官失儀請付所司以此言之惟兩省官失儀左右巡使不敢請付外勘當此不相統攝四也又御史臺只奏南衙文武百官班薄門下中書兩省各奏本省班牓子此不相統攝五也文武常參官每遇假告皆經御史臺陳牒惟兩省官自左右正言以上假告

直經宰相陳牒遇正衙見辭謝文武常參官皆於朝堂四方館陳狀兩紙惟兩省官止陳狀一紙既不與百官敘班亦無臺參之禮此不相統攝六也文武常參官幕次並在朝堂惟兩省官在中書門内每遇殿起居及大朝會讌集並設次在御史中丞之上薟地望親近在憲司之右此不相統攝七也五代開延英奏事先宰相次兩省次御史中丞次三司使次京尹又常朝敘班御史中丞羣官先入次東宫保傅次兩省官次左右僕射及

朝退僕射先出次兩省官次東宮保傅次御史中丞羣官
夫以後入先出為重不相統攝八也伏以中書門下兩
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立朝叙班不與外司
為比故在正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相儹則與中丞分
路而行常參則師傅入於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於
兩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間不相統攝御
史臺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儀而
文仲止憑吏人之言遂有聞奏且無典章為據伏況臺

憲之職所宜糾察奸邪辨明寃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彈奏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内爭平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於風威哉

論靈州事宜　楊億

臣讀舊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辨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侯不能對臣以為平津侯為漢賢相深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俊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

以詞辨獲進並侍左右前史又稱平津每朝會論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由此言之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葢所以將順人君之意爾即朔方之非便有自來矣且地在要荒之外中國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攘却匈奴取其河南地以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靈州葢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懸絶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邊境寧謐羌戎即叙道路不壅餽饋無虞

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為中原之捍蔽自匈奴作梗邊邑屢警他部為其脅從宄黨因而猖熾待之以爵賞頗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復凡有贏糧之役必興狙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離去內地皆無鬬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扉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之價復以積石之孤壤別築清遠之一城邊民繹騷國帑匱之既不

能制邊人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數年之間凶
黨逾甚靈武危堞歸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
清遠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賊遷横行沙
漠傲擾疆陲繫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蕃部雖有警急
無候望而得知縱或凴陵但繕完而入保未甞出一兵
馳一騎敢與敵确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
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如今日也臣以為存之有大
害去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

轉餉涉兹不毛之地此古人所謂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毆民於死地者也今或棄之即可以歲省戍卒分守内
部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
暴露流離之苦必謂廢之即虧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
堯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
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
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為
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畧雖疆理益廣而干戈日尋

府庫之資財屢空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
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山阿今
靈武之存為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為蠹逾於蟻壤無
鴻毛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略循悠悠之談
昔西漢賈捐之甞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
帝能排衆多之説奮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頌其德元
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内屬為郡固已置吏而拊
循及其稱兵搆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議者

以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於時變即憂萬民民之飢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際凶年不備況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為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必以失地為耻則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為議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內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驚騷此又迂闊之甚且戎人為利所誘故互市於邊闕蕃部之族自强故能庇其種類必來寇於環慶固無隔於藩籬百雉危城千里懸隔自救不

暇豈及於他議者又以其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遷
因而播種益以富強況戎人但以攻剽為能罔知耕稼
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西漢屯
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何必獨耕靈武
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爭之地當朝夕
攻取豈至於今皆為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況又歲
有調發動致寇攘借寇兵而齎盜糧竭民力而耗國用
為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豎子亦知其可棄也若或

精選單介間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廬舍自拔而歸丁壯盡令持兵老幼以之襁負古稱歸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此之時人百其勇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即振賊勢自分即虛州東遷之民虞邀擊之患雖有剽刼易為枝梧且國家所惜者士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果之旅委於餓虎之蹊府藏之實填於廬山之壑今若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絶域民思保其室家供饋不

出於郊圻恩德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易揚何敵不摧何戎不克陛下又憤兹小醜思欲剪除臣以為不可黷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竊料賊遷雎盱邊塞之外倔强沙漠之中脅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桑之業無蠶織之工為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擾塞垣致蕃落之服從用兇威而驅逼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今廢棄虚州每歲更無饋餫絶其覬望何所窺圖平夏之西池塩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餱糧今倏

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踰越漸至携離皆困賦遷之術也臣竊見太祖朝命姚内斌領慶州董遵海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纔五六千而已閫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効命寃蕃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埸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分布諸郡各量其所將兵多少付之除廪祿之外賜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辟召髦俊為之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禀其指蹤

之用軍旅之政許之便宜而行儻賊遷侵邊郡軍戍擾內屬蕃部並脣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或軍士思奮即召發內屬討服之羌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益廹允渠儻撓之以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遠推亡固存出金帛以購酋豪懸爵秩以寵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功即賊遷之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乖煢煢獨行誰與為伍但塞外一窮寇耳安能與大邦為讐哉若欲成謀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為北

邊方熾其材猶豈强勁之旅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衹得三兩驍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賊遷可以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

論澶淵事宜　　寇　準

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臣伏聞邊奏敵人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威虜軍

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邊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刼不惟老小驚騷兼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户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啓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彦鈞孫全照部轄若是敵騎在近即仰近城覔便掩殺兼令閤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番賊近召募强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刼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番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

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洺地里不遥張得掎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與敵人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大駕未起以前不過三萬人萬一敵兵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上人騎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洺州以東方可

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
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處兵
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牽拽候抽移得定州
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
敵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邢洺之北游騎侵掠天
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
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分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兵
馬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彼軍必有後顧之患

亦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番兵殘害
生靈或是鑾輅親征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
為制置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
略既承清問合罄鄙誠伏覩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
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猶虛已以詢謀兼彼軍中頗
之糧糗竊惟猖獗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
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
戰懼

諫幸汾陰

孫奭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廵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惟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

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從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

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者也育養萬物有人君之象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荐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

耳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矣唐明皇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竊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四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四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天書　孫奭

臣竊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

書飯牛揚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寳符上清護國經寳劵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

國刼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内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口既惑左道即紊正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令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

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諫作玉清昭應宫　　王曾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益表其忠況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茍進思之無補懼竊禄以貽譏臣伏覩國家誕受殊祥薦膺秘籙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自經始以來庀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於

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甓揮鍤運斤功
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蓋日之前聞輙貴
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
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為不壯矣然則臣之愚
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有
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僝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
蕘之説省其用功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
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

宫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梗楠竊聞天下出産之處
收市至多般運赴宫尤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免煩擾
乎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今者方畢
封崇頗煩經費今兹興造尤費貲財雖府庫之中貨寶
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内帑則積代之蓄藏百
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維艱雖極豐盈尤宜
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
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

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鄽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下築衝冒欝蒸徹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痒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温沴之氣比屋罹灾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與此未便之事四也臣竊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誠

今所修宫閣葢本靈篇而乃過興剞劂之功廣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恊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羣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怏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宫將軍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効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摹減其用度止敦樸素無取瓌竒惟將之以承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斂為要俾四

海之内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與昔太宗皇帝
建太乙上清等宫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陛下宜遵
而行之取為法制以示不敢踰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
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觀西京造太宗之影
殿東嶽置會真之宫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
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為
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為海内承平邊隅清宴人
康物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宫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

然也方今疆埸甫定邊庭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產秋冬之間饑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讟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册足為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為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

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為此也惟臣出從邊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為侍從身服簪纓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效捐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茍容不為陛下别白而論之乎是以輙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寛其鈇鑕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重采擇無謂創一靈宫為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為興役

動衆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由則徼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論官制　孫何

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丞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綱在綱有吏部焉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焉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户部焉正版圖而阜財

賦有刑部焉謹紀律而誅暴强有禮部焉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焉繕宫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貞觀之風最為稱首於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聞别分利權特剏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既萌貪地不已北事奚契丹南征閣羅鳳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税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構然板籍根本尚在南宫肅代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

攘背於其間矣征稅多端本於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
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
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
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
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
促曾莫之思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
立制在茲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或曰祿百辟
贍三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着葢管榷山海

之謂也而物非自集須假牢盆户部者蓋均一征税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支者蓋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勾專一相沿置之爾今莫若精擇户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户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或曰事有便宜行之已久何必改作遠師昔人斯又非通論

也但雅俗兼資新舊參列則進無掊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兹事非難在陛下行之與否

請詢訪晁李　劉隨

臣伏覩近除降書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特授寧州防禦使仍放朝謝與假將治者恩加勳舊事出非常凡居將帥之臣各勵公忠之節竊以李允則素懷韜畧動有機權屢委邊防務期安輯不邀功以生事無縱

敵而失謀雖古之將無以加矣是以行命之日中外皆喜必若制置軍馬經略亭鄣樞近大臣成筭之外若召而賜對詢以方畧則老將諳練必有所長臣又伏見太子少保致仕晁迥端莊植性冲澹自居歷仕三朝垂五十載徊翔兩制踰二十年先帝寵遇便蕃講求典禮議論詳正無不察預加以繼司文柄時謂得人今之臺閣清流州郡循吏迥之論辨所得居多近者引年致政斯為達禮五常百行蓋無鈌焉文苑指為宗師朝野推為

君子有兹儒雅之望未行優異之典臣亦願兩宫聖慈特同允從近倒賜以全俸豐其燕居其或朝廷將行大禮時議大政宰司裁成之外特開延英訪以經史耆儒詳練必有可覩每遇萬幾餘閒温凉得所詳延二老賜之從容俾説往古治亂之因國初經制之務如此則文事武備盡美於昌朝養老乞言有光於古昔尊禮宿舊益厚時風傳示方來用清史册臣以為文武班中功名雅望終始一致以至高年耆惟此二人允謂時賢恐須

旌別

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皇帝處分

劉隨

臣輒露危言上塵聖覽退量僭易甘俟顯誅况居有道之朝幸在得言之地念臣出入諫署於今八年才識本踈補報無狀既臨衰暮合盡忠規洪惟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先朝不豫萬幾倦勤皇帝養德東朝選賢資善太后預聞政事參决居多洎皇帝膺龍躍之

期年尚冲幼太后承顧托之命心如堅石垂簾以對羣臣盡力以報先帝中外率服華夏乂安終始不渝中外咸仰於國家顯隆平之業於皇帝極慈愛之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耀簡册垂億萬年然天下治矣王業崇矣皇帝長矣太后勤矣而猶祁寒盛暑勞曳聖躬一日萬幾煩於聖斷臣聞虛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太和欲乞今後軍國常務並逐日專取皇帝處分所貴清神養素延聖母萬壽之期内監問安成皇帝孝治之德

天下幸甚微臣願畢

洪州請斷妖巫　　夏竦

臣聞左道亂俗妖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揺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竊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粤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歳傳習滋多假託禨祥愚弄黎庶勦絶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魅魑陳列旛幟

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巳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妖法驅為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絕往來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曰神未聽餐率令疫人死於饑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凴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户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

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竒神異像圖
繪歲增邪籙袄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
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刼盜鬬
爭行須作水蠱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
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頒峻
典以革袄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户臣已勒令改業
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有首納袄妄神像符籙神衫
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

焚毁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答手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陜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國家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

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浸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横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邊陲告警寇盗横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

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
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
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
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世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
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我祖宗朝
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
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

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内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豈是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為也衆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獘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獘而

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賢不肖混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棄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旰昃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政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長為占據有虛食稟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利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

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
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
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
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
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
務者並須在位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
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
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

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
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
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
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功程日限
並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
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並在假待闕及公
程外任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
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並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

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
薦論或異略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
之可滯也又外任者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
能辨寃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
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獘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
奏下尚書省集議為衆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
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
審官院流内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

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内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别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説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奏聞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於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仕有

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别復

更每歲奏薦積為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
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
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
俸禄既廣刻剥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
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
京官如奏弟姪與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
陳乞如别有勲勞著聞中外非特賜一子官者係出聖
恩其轉運使及邉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

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内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舘職員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説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内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

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
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府覽羣書以
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臣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
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
戚不以賢不肖輙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
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
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特請降詔書今後進士三
人內及第者一任回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

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
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
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時劾彈并諫院論奏
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
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克其職如此
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
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
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

能之書於王賢為有德行能為有道藝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天府太廟之寶藏也葢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於廟中以重其事也鄉大夫之職廢既乆矣今各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詞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舍大方而移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之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

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最為至要而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為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

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别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彌

封不見姓字實非鄉里選舉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多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

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彌封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彌封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内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牓此為至當内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

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又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乃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

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共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縣縣令共二

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内銓舉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歴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寛於賦歛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

之後民庶凋敝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下逮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之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茍朝夕到官之後必先來見逼至有冒法受

贓縣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爲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侵暴于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寃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深思遠慮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

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獘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且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歳俸錢尚二十貫今窘于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于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

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畒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路糴米六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

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於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為薪勸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饑則乞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至充足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之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通於海惟時開導則

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税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隄以减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

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廢隳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是比于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堙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勑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于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

績聞奏如此不絶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寒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减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以六軍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意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

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
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於喪亡我祖宗
以來罷諸侯兵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
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
西北强梗邊防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
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
不嚴邊兵追奔便可直趨闕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
輕嚻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羣盜今生

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饑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與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数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内并近輔府州召募强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强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及將校次第并先詳切定奪聞奏此實强兵節財之要也 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

道效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户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隷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覩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户口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户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百餘户仍置一十九縣主户五萬七百客户二萬五千二百羣縣七百户偃師一千一百户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

所供役人不下二百餘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道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榷酤關征之利兼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緒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

歸農職官聽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耆管亦減役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竊覩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衮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于寬賦斂減徭役存恤

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孤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内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稟者竝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竝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廵狩之禮察諸侯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廵狩之禮不可復行民

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準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覩國家每降宣勑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獘蓋由朝廷采百官

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
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
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
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
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員參詳
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
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
降勑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

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竝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科斷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竝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宋文鑑卷四十三